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七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孔愉

子汪

從子坦

安國

弟祗

羣子沉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
 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
 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
 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
 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
 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
 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

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未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玉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為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踈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

出為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以

二十人廩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
聞忝廁朝右而以情劣無益毗佐方今強寇未殄疆
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
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
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
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
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
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
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
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

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
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爲
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在懸
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
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鎮
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
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
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
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
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

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
閻汪安國閻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閻子靜字季恭再
爲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
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
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
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
政績爲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群從諸兄並乏才
名以富強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旣以

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
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
見者以爲真孝再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
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
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
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爲功曹史札爲沈充所害故
人賓吏莫敢進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
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冲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

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汚宮緒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

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旣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

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感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
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
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汜闕經義苟所未學實
難闡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因宜其不會
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
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
家室猶弗可貳况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
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
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
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

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
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
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
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
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
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
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
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盭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
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
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

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旣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爲丹陽

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踈賤不在顧命之限旣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飢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

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
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
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
之艱旣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
命戎狄之手跼踏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未歎痛心
疾首天罰旣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
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
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
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
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

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
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
悼况身嬰之能不慎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
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
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
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
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際賞之故行雍
齒之恨侯之列國况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
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陸齊舉熊
羆踴躍齧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

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并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旣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

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絲絲奄忽無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徃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叙卽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

勳謚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
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
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
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倍
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
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
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
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
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

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
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
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
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黃門郎嚴少仕州郡歷司徒
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
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
荒人謀立功於閩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
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
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
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

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
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
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
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
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
闇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
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
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邑雜
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
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

異議嚴與丹楊尹庾劼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
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
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釁眚屢彰今
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
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
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
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
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
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
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疾領尚書時東海王弈求海

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
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
給厨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
斷之又厨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
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
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
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
其子而活弟子嚴並稟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
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
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群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
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群與從兄愉同行於橫
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群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
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
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
荅曰群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
於識者猶憎其昆導有愧色歷仕中丞性嗜酒導嘗
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邪荅
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
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下麴蘖事其耽酒如此卒於官

嗣子沉

沉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沉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表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沉與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雋沉子厥位至吳興太守廷尉厥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爲吳興太守侍中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

刺史潭初爲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閣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旣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旣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

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
役今兵人未強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
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祚拜駙馬都尉奉
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
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
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
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
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
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
服斬旣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

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
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
之時天子諸侯旣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
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
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
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旣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
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
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
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
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

至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旣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祚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

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盎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太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

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
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
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
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
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
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
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
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
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
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賑恤二郡賴之在
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
回性雅正不憚強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
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
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
位以厭此譴回荅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
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
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
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
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
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簜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群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籠龜盧紅反堰於建反閭語巾反汪烏光反茹如魚反殛魚系反

汜音汎膾古外反斫周易音介字堅也齧下沒反榱上音衰下

覓鳥莖反斤斤音靳詩云斤斤其明斤斤察也穰汝陽反埭達賴反覆

瓠揚雄傳云蓋醬瓠服秫音述蘗魚列反豚徒渾反盎阿浪反

弛式是反篠簜上蘇鳥反訛子于子反

列傳卷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
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
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荅曰坐無尼父
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温
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旣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
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爲
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

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
爲小安豐辟爲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
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鷓鴣舞一坐傾想寧有此
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
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
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
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
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
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
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

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聰察况於抱
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旣亂豈能綜理時
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
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
丘園守心不葦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舍
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
黃門侍郎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
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
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
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

之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
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
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
望今以爲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
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
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
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
符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
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卽尚之
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

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
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
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
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
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
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
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
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
師時符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
中賜輅車鼓吹戍石頭永和初尚書僕射出爲都

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
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
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
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並制石磬以備太樂
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温北平洛陽上疏請
尚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
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
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
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蕭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

祐繼鯤後

謝安

安子琰
萬弟石

琰子混
安兄弈

安弟萬
弈子玄

石兄子朗
弟子邈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
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
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
言良久旣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塵
壘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
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
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

屬交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卽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旣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

重安雖處衡門其各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旣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加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旣到温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旣出温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

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憤温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
進其見重如此温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
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
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温上疏薦
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
將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
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
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
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

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温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
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
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人情噂喅互生同異安與坦
之盡忠臣翼終能輯穆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
袁弘袁弘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温薨錫命
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
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
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彌諧之益時強敵寇境邊書續
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
政旣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

皆比之玉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
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
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
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
亾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
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
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
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
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
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

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
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符
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
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
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討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巴
剌有言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
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
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
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

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捷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
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峇云
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展
齒之抑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
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豫
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
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
許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宜
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
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

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江州石
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
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
音樂及登台輔暮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
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
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
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
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
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
頗有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

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温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

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又以平符堅勲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諺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

或手掩鼻以敷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勲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爲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齋毋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

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祕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符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勲封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宣城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

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耻之遂自造輜輶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駟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庭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旣以資望鎮越士議者

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旣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旣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

甚多而塘路迤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
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
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
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剗肝生食之詔
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
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勲封
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
求婚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
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

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
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嚮初元帝始鎮建
鄴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嚮尤美輒
以薦帝群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嚮故珣因以爲
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
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
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
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
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
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奕字無彥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爲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旣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候節未幾卒官

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玄泉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策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树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郊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

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却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汲水潛行將趣城爲賊

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隼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

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
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于君川
復大破之玄叅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
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
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邵二成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
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
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
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繼至先遣符融慕容暉張蚝
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
都督徐亮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

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
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
跟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
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
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
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
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
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
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
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

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噐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旣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

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叅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旣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泝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泝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碣磔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飢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

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
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
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
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
復遣寧遠將軍春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
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
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
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
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
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

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
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卽路
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
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
事輒請爲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
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
無思不服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霧霧尚
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
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
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臣安退身東山以道

養壽此誠以形於文旨達於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亾叔臣安亾兄臣靖數月之間相繼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速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感境爲耻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孰徇常儀實有媿心而

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而况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釁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旣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翼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無損今者憊憊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

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
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脩短命也使臣得及視
息瞻覩墳栢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
覺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
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
落相繼惟臣一已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
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
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
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情可哀可愍伏
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表

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
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
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
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旣輿疾之郡十三
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獻武子瑒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瑒少不
慧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瑒瑒那得不
生靈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
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逵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並驍
果多權略逵厲操東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

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遂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銜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

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叅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

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
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
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旣而先遣征虜將
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
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
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
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
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
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
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

韶爲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
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不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
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
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
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
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
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
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
雲黠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淨穢

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素
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
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亦
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勲
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
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符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
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
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
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

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頗修鄉校疏奏
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
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
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
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
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
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瘡療之莫愈
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
呼爲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旣無他才望直以宰

相弟兼有大勲遂居清顯而聚歛無饜取譏當世追
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語在
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冲
以子明慧嗣爲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嵩嗣
宋受禪國除

邈字茂度父鐵末嘉太守邈性剛彥無所屈撓頗有
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
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
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
賊胡桀郗驃等所執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

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妬邈先娶
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
門下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
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
有兼將相於中外係存亾於社稷負宸資之以端拱
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疾任總中臺效
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旣補雅樂缺
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
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

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績於是用康
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
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
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泰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
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暮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
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
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
國之儀刑豈其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
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
肆爲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
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渦
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
廟筭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
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
沉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惟情一丘琰邈忠壯奕萬
虛放爲龍爲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尅翦
凶渠幾清中寓

列傳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鯤 音昆 吐 音陶 鳩 音瞿 欲 襦 音日 朱 枋 音方 譎 音古 宄 梗 音色 立

輶 音遙 錮 音固 悞 音徒 甘 嚙 音上 茲 損 反 輯 音集 胼 音史 胝 音史 記 上

下 竹 反 繕 音市 戰 賭 音覩 履 音奇 逆 旆 音薄 蓋 憾 音下 紺 疋 音鳥 光 衄

女 六 反 迮 音上 側 陌 反 艦 音胡 黠 剗 音苦 胡 禁 音力 兗 一 狔

亦 豚 字 戴 音徒 與 遁 同 東 音官 塗 音度 乎 盱 音下 與 航 音胡 郎

蚝 七 吏 反 屈 音支 駱 音徒 何 渦 音古 和 柵 音側 戟 派 音匹 卦

礪 音上 苦 勞 反 吞 音景 以 為 計 椽 古 有 此 姓 鏑 音的 雲 音撫

反 子 音居 列 悽 音落 侯 瑗 音奐 鶴 音昌 兩 脩 音直 之 桴 音方 上

緬 反 下 采 音食 爾 部 音告 懟 音直 類 褫 音池 爾 泌 音鄙 媚 瞰 音若 澀

反 媮託侯類盧貴

列傳卷第五十

晉書八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羲之

子玄之 徽之子 楨之

凝之 徽之弟 操之

徽之 獻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

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
爲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
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
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
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
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
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
之旣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郎
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
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

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
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
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
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
吾素志無廊廟值玉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
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
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
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
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
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

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
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旣拜護軍又苦
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
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
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爲必敗以
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
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
以區區江左所管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
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今天
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

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
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
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
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
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
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
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
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
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
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

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卽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愷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討剽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叅夷

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徃徃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未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

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凶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

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于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厠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亾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暨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亾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輒

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
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
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
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
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
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
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今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
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
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
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蒞事未嘗得十日吏

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
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
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
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
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
萬斛重歛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
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亾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
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
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
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亾叛百姓流亾戶口

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亾絕沒家戶空盡
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
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
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
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
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亾叛不移其家逃亾之患復如
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
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各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
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
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

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
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
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
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
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
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
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
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

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

愛鷺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鷺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鷺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鷺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棊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荅其書爲世所

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
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却
憤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草章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
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
亾失常歎妙迹未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
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
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
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
羲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

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
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
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
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
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旣而內懷
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
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鞫其刑政主者
疲於簡對羲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
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
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

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
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誅老氏周任之誠常恐
斯亾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未歎
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
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
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
覆載各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義之既去
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
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
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

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
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
其樂懼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
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
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
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
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
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
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
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

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
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
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
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
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
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
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
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
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

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
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
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
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
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
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
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
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
害

微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叅軍蓬首

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叅軍冲問卿署
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
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
暴雨微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冲嘗謂微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微之初不
酬谷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
下諷譎良父主人洒掃請坐微之不顧將出主人乃
閉門微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
令種竹或問其故微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

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
酌酒誅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
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微之曰
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
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
契微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
其才而穢其行後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
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
者可生微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
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亾者耳今君與弟

晉書八十一
八列傳五十一
十一
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
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
俱凶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
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亾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
曰亾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
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携蒲曰
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

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
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
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
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
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
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
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工
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
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
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

畫作烏駮犛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
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
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
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
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儉耳便驅出門獻之
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
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
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
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
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

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
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
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
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
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勲
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
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
宣威靈強猾消殄功勲既融投鞍高讓且服事先帝
眷隆布衣陛下踐祚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
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繾綣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

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
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
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郅家離婚獻
之前妻郅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
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子
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
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立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
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奏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
所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
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
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
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
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
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
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
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旣終
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携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
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

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
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
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
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
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
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
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
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
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

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
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
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迫絕論其盡善
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
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
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
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
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
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
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卽王蒙

列傳第五十一

晉書八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爲吏部令史轉
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
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
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
守經年末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
孟固陳曰君亾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
旣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

若亾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爲南夷校尉寧州
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
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
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
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
旣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
子濤代爲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
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
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
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

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爲平夷
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
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雋太
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雋太
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
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
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于
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
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群帥執崇鞭
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

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
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
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
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
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
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
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爲徐
州豹爲司馬素易豹至是逖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

受征討之寄逖甚愧之是時泰山太守徐龕與彭城
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
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泰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
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旌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
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旣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
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
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與豹共討之
諸將畏懼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不許龕
遣使請救于勒勒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
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

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勅豹鑒以時進討鑒及劉
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
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
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
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
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
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
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
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旣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
遣治書御史郝嘏爲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進鑒

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爲前鋒以鑒兵配之降
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豹進據汴城欲以逼龔時石
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龔襲取豹
輜重於檀丘將軍留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旣敗將歸
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
爲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
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他難率麾
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
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衆甚
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

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充徐二州刺史鑒爲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卽位豫討蘇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胤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

將登之功於一、賁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素
紹非不强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
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况夷戎醜
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
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胤曰琅
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
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
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
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
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

累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
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季龍所制
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
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爲
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
出爲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
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
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
騎常侍蘇峻作亂温嶠率衆而下留胤等守湓口事
平以勲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

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却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太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温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去可用劉胤此乃温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爲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至黃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

桓宣譙國鉉人也祖詡義王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爲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爲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卽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

雅又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噐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又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又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逖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前殷又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勲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城強賊伺

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即斬異已者遂出降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含又遣宣率衆救逖未至而賊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弃譙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

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
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
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于馬頭山值祖煥
欲襲溢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
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温嶠嶠以戎爲參軍賊
平宣居于武昌戎復爲劉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
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于宣宣僞許之西陽
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
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詡乃遣隨詣
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

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爲掾上
宣爲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
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
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
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
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
或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耘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
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
爲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
庾亮爲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

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父在襄陽綏撫僑旧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羆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

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頻叅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叅軍時符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

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符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未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

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害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途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騰功不

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
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
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
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
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務
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
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
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
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
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
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
藩淮南之捷送兵奔北人馬噐鎧隨處放散于時收
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
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効力命仰報皇恩此
志未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
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
懷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
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

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嘗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灑口伺與同輩柳寶布與合衆討之不剋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灑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旣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

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討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荅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求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

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
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
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
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
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進皆
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
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
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聲
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
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爲荊州侃故將鄭

攀馬雋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
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湏口遣
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旣而
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
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
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
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
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
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
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爲

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
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
攀黨馬雋等亦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
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
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
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
伺既入賊舉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
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
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雋等感卿恩妻孥
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
來也伺荅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
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甌山時王廩與
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甌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
伺驚創而卒因葬甌山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璩

宗人德祖

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也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
爲温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
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
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
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同有異

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
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
即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
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
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
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
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人虜殺萬計
約用大飢嶠嘉其勲上爲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
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
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

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
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
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噐杖濫
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
血流滿鞞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吳戰亡
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
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陶侃温嶠未
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
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
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

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弼非不强盛公
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
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
蹙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替
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
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
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
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
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
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

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
馬王愨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
虜將軍亮謀北伐上䟽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以
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
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
鑿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人來寇張貉渡二萬騎
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
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
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
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

後公卿言寶有重勲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
乃下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
龜長四五寸養之漸今錄誤太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
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
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
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
以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
將軍庾翼以爲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
子方之爲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

信杖者爲輔弼乃以穆之爲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
將于瓚戴羲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
燾等共平之桓溫代翼復取爲參軍從溫平蜀以功
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潁川太守隨溫平洛
入關溫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
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
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爲建安侯復爲溫太尉參軍加
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暐使穆之監鑿
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
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官如故表真以壽

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真
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
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
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
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符堅別將
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
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
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符堅別將圍襄陽詔
穆之就上明受桓冲節度冲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
始至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

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冲使穆之督梁州之
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
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爲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
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
軍謚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球璠瑾瑗
璩最知名

璩字叔連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爲參軍尋遭父憂服
闋爲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爲參軍轉
安子琰征虜司馬淮淝之役符堅迸走璩與田次之
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

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亾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亾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爲梁州刺史王异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

破希等仍率衆次于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慤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卽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旣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約之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

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
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于國危益州
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
翼之勲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
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
讚蕃牧蒙險夷難可進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璩爲持節監梁秦二州
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
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
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

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
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
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
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熨
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
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熙
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
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
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
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

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
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
物不及也瑾子脩之類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
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没于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
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祚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
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
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
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旣而左衛將軍殷
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

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
潭泰遂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
後軍諮議參軍與遂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
安之討盧悚勳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
家旣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
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
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遂爲游擊將軍遁爲太
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
手加歐辱俄並爲玄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
還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没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
攜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
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
爲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
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
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
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第二
子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爲中兵參軍
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
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

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
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
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
州刺史戍武牢爲魏所没德祖次第嶷嶷弟辯並有
志節嶷死于盧循之難辯没于魯宗之役並奮不顧
命爲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
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
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

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
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
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
爲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
周默因天下亂各爲塢主以寇抄爲事默降祖逖撫
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
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
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爲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
遐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
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師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

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
勦絕不可因亂爲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
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
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
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爲北中郎將領
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
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
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
掩襲遐營迭等逃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
龍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

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
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
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
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爲嶽
後竟改名爲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爲王敦參軍轉從
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
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蠶後遇赦與撫俱出久
之司徒王導命爲從事中郎後復爲西陽太守及蘇

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守
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
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
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
前後勲封宜城縣伯咸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
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孫遐嗣
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
以爲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
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
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溫旣

懷耻忿且忌憚避之勇果因免避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肅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勲反桓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

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符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

晉書卷八十一 及何遜三
為尚書太元中符堅南侵謝石率眾距之時堅大兵
尚在項符融以三十萬眾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已
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眾悉到莫可與敵及
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
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
眾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
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
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
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
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頴序還遣秦膺討

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
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
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
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
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
末率眾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末偽將王次等相
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
江夏相桓不才追末破之於太行末歸上黨時楊楷
聚眾數千在湖陝聞末敗遣任子諝序乞降序追末
至上黨之白水與末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

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
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
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爲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
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莞校尉竇衝欲入漢
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
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
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勳散走序以老病累
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
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

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
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騫乎咸和之後雖人不
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瀍澗覆類玄虬興微鴻雁鼓鞞
在聽兔且有作赳赳群英勤茲王畧

列傳卷第五十一

晉書八十一

吳氏西爽堂校刻

其根盤結
名曰葑
反
餘吏
反
涪
音浮
反
藜
傍北
反
又
勦
子小
反
邃
雖遂
反

隙
去逆
反
岐
烏口
反
迭
徒結
反
蠶
昨舍
反
噲
苦夫
反
蛟
交音
反
枋
方音
反
玃

元音
鞞
蒲迷
反
宜
子邪
反
赴
糾音
糾



